

大片的呈梯田的油菜花,还是不多见的
你可以设想为彩虹一条条的挂在山坡上,只是没有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分别

你可以设想大地没有等到秋天就集体泛黄了
可以设想土地在演习丰收
可以设想红色与绿色都愿意穿半个月的黄色春装
也可以设想,一个黄姓诗人,今天来现场写诗了

登上山顶瞭望台
城关、所前、蜀山、临浦一览无余
你可以设想一条条的彩虹现在趴在平原上
城区的生活由于比较紧张复杂,所以不愿穿统一的时装

我躲进油菜花跟一只蜜蜂合影
她不愿用尾针戳穿我的诗情,允许我始终保持开心的状态
她知道我会在这里偷偷流泪用一种最新鲜的颜色,怀念自己整个儿的青春



葛云飞墓

坟头青青,很好
坟头的草尖一如船旗那样抖动
好像今天偏北的风,也是定海方向吹来的

一些细雨落在我们脸上
你也可以称之为泪痕
可以认定是我们的,也可以认定是老天的

那场定海保卫战确实太惨烈了
葛云飞身中几十颗英军的子弹,还是屹立不倒
他那一刻还身穿孝服,他的父亲两年前过世
他本来就是下决心以死殉国的,因此早把自己的一身孝服看成了裹尸布

这位定海总兵是一步步从基层做起的,34岁中武状元之后先后担任千总、守备、游击、参将、副将、总兵
他把下面的沿海地名都打成了自己的盔甲:
宁波、黄岩、温州、乍浦、瑞安、定海
最后,换成孝服,告别父亲灵位,走上前线

坟头青青,很好
我们这些写诗的人站成两排三鞠躬
回去以后,我们都将修改自己诗行里的风花雪月
风,要搞成偏北的,从定海方向吹来
雪,要白得更纯,孝服那样

一些细雨落在我们脸上
有点咸味了
越来越像泪痕

清明

陈昌毅

清明的雨,纷纷扰扰
淋湿了千古诗篇
清明的路,泥泞漫长
通往永久的家园

清明的酒,陈酿杏花村
千年醇香,醉倒天上人间

潮湿的心,在思念中烘烤
散发往日的温情
斑驳的墓碑,将往事封存
留下梗概,在风中吟诵

静默,听同样的血脉
生死不再两茫茫
仪式,向生命致敬
给感动一个交代

清明,牵着悠悠岁月
夕阳,把那身后的影子
拉得好长好长

春天里的苦涩绿意

文/陈伟雄

春日的大地充满生机。这个时候你若在乡间小路边,田野地头里,会看到一丛丛绿油油的野菜从地里冒出来。它们就像春的使者,喝足了雨水后,在春风里轻轻摇曳。对现代吃腻了大鱼大肉的人来说,这些地里的野菜可是好东西,清凉解毒,健脾开胃,是天然绿色食品,但对我们经历过20世纪青黄不接年代的人来说,野菜就是救命的粮食。对野菜的回忆也是苦涩的。

回想那个时候,乡村生活贫苦,粮食不够吃,人们常常为填饱肚子而发愁,每当春天来临,野菜便成了我们餐桌上的“佳肴”。记忆里,天刚蒙蒙亮,母亲就轻轻叫醒我。睡眼惺忪的我,还带着几分困意,却不得不一骨碌爬起来,因为我知道,晚了野菜可能就被别人挖光了。我们提着用荆条编织的土篮子,拿着镰刀,在晨雾中踏上征途。母亲走在前面,由于饥饿和劳累的缘故,身体十分单薄,但走起路来飞快。我们去的地方在后山沟,那里平时去的人少,植被茂密。在山沟小溪边,母亲眼尖,不一会儿就发现了几棵野菜。她熟练地蹲下身子,用小铲轻轻一挖,一棵鲜嫩的野菜就挖出来了。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,小心翼翼地挖着,可总是笨手笨脚的,不是

把苦菜根挖断了,就是挖得太浅,半天都挖不出来一颗。母亲看我着急的样子,总是笑着过来帮我,手把手教我正确方法。在母亲指导下,我渐渐熟练起来。不一会儿,提篮就有了一些战利品。当清雾退去,天开始放亮,目光所及之处,早已是一片忙碌景象。村里的男女老少似乎都出动了,他们弓着腰,在草丛中仔细寻觅着。大家都明白,野菜就那么多,全凭个人手脚麻利,倘若运气好,可以采满一篮,而运气不好时,可能空手而归。

苦难的岁月里,野菜也稀缺。母亲总是心怀菩萨心肠,看到哪家有困难揭不开锅,就会让我送些野菜过去。她常说都是乡里乡亲的,谁都有难处的时候,能帮一把是一把。这份源自心底的淳朴和善良,深深地影响着我成长。

回到家后,母亲开始忙碌起来。她把野菜倒在院子里,仔细地挑选、清洗。洗菜的水变得浑浊不堪,里面满是泥土和杂质。经过母亲的一番清洗,野菜变得干干净净,翠绿欲滴。母亲将洗好的野菜一部分用来凉拌,还有一部分则焯水后晾干,留着以后吃。

在挖来的野菜里我认为最好吃的是蒲公英,我们管它叫黄花地丁,

这种野菜最好辨认,绿叶边缘有波状齿或羽状深裂,叶子中间举着金黄的花朵,在绿草中格外明显。挖回来的蒲公英揪掉枯叶和泥土杂质,用井水淘洗几遍,放在筐子里控干水,就可以做菜吃了。铁锅里倒上油,葱花姜末,再倒上一点醋,做成汤汁浇在蒲公英叶子上,撒上一些盐,搅拌一下就是一道鲜美的凉菜。只是这类野菜不是经常能碰到的,因为挖的人多,非常稀少。剩下的多是麻雀菜、泥胡菜、苦菜花、曲麻菜,这些野菜煮熟后味苦即涩,很难入口,但为了不挨饿,再苦的野菜也得往下咽。

每当全家人坐在一起吃着母亲挖来的野菜,虽然没有诱人的味道,可我们为了安慰母亲,仍表现出津津有味的样子。我从未和母亲说过当年那些野菜让人难以下咽,而她每听到我对野菜的赞美,苍老的脸颊上就会布满微笑。我相信母亲没有戳破我的谎言,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,虽然野菜味道并不可口,可它毕竟帮助许多人渡过了难关。

多年来,我一直忘不了故乡的野菜,忘不了在那个岁月里一家人的相濡以沫。我想只有尝过苦难的滋味,才会更加珍惜眼前幸福的生活。

天蓝蓝 河蓝蓝

文/杨金辉

一派春意盎然的猖狂。就是这个天然的氧吧,引来无数叫不上名字的飞鸟,那飞鸟的歌声像一群顽皮的孩子在嬉戏,它们叽叽喳喳无休无止的样子,有点像浣纱少女们在河畔嬉闹的场景。

随着行船的游动,我不禁联想起金龙河那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传说。据说河内那个珍珠泉,真的曾掉进一枚珍珠,那是七夕节,织女路过,没承想,在她捧饮此水的刹那,一枚随身携带的珍珠,便掉入泉内……织女万分焦急,可她无计可施,后来人们发现每逢月圆的时候,月亮会把河内的珍珠映照出一道金色的光环,那光环还能让人瞬间看到织女的微笑。由此,许多年轻人就将月圆赏月与自己的姻缘联系起来,发现珍珠与明月交相辉映,一对恋人遇此便会是良缘吉兆……

多少年来,这里的人们一直都在珍藏着这个美丽的寄托,让明月与珍珠的光环潜入一对对年轻人的梦乡。夏雨终于来了。夏雨来的有些凶猛,闪电划破了天幕,此时的闪电

与往常大有不同,它不是单一的电闪雷鸣,而是啦啦啦啦咔嚓的连锁声响,有点像雾气很重时田野吆牛响鞭的回声。大雨滂沱,我们眼看着河床上的水也哗哗地响起来了,这时我脑际有了水涨船高的联想……

一道彩虹悬挂天边,天色风雨暂歇,由灰暗又转为晴朗了,就在这时,一伙小年轻急急火火地向河坝的桥洞跑去,原来河水暴涨大批的鱼虾也随之溢出了桥洞,他们有的拿着水桶,有的拿着纱网,个个神气十足的样子,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高采烈。

此时,我也带着一份好奇凑上前,果真让我发现了蹊跷,原来几个顽皮的孩子,竟一连逮着好多只几斤重的河龟和甲鱼,这就更让人感到蹊跷了,船翁告诉我,这并不奇怪,这是几年家乡环境治理的结果,更稀奇的是,前几日还有好多只白鹭落在了河岸,它们那俏皮的样子,煞是可爱呢!这时河面上飘来一位船妹子的歌声:

天蓝蓝河蓝蓝
——心蓝蓝……
河悠悠歌悠悠
——情悠悠……
我的歌声就是河的心声啦
你听啊
在河的深处
大山的深处……